堅瓠集

堅瓠六集卷之四目錄

了頭　　女客

垂角　　滯貨

大兄　　佈代

檀郎　　鄉里夫妻

弄參軍　　優伶子弟

惡客　　骨董

僂儸　　好漢漢子

藞苴

宣宗詩讖　　甬上留香閣主人較刊

唐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遁跡爲僧一日遊方遇黄蘗禪師同觀瀑布黄蘗咏一聯云千巖萬壑不辭勞遠看方知出處高下韻不接宣宗續之曰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後竟踐大位然自宣宗以

後接懿僖之世寓內不靖其作波濤之語豈非讖耶

用舍有命

唐宣宗微行遇溫庭筠於逆旅庭筠意貴人歘身避之帝呼與相見自稱進士盧渥帝袖其詩卷而去後對宰臣語及渥令主司擢第又賈島爲僧居法乾寺宣宗微行取島詩卷覽之島攘臂奪去帝慚遂除島

長江簿溫庭筠亦遇宣宗於逆旅不識龍顔傲然詰之曰公非長史司馬之流帝曰非也又曰得非六叅簿將之類帝曰非也明日謫方城尉制詞有徒負不覊之才罕有適時之用句竟流落而死三人皆遇宣宗而用舍不一雖云自取天實爲之也○夢蕉詩話孟浩然從王維入翰林院適玄宗至見之詢其所作誦曰不才明主棄多

病故人踈帝曰卿自棄朕朕何棄卿後孟貫見周世宗詢其所作誦曰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世宗曰朕伐罪弔民何謂有巢無主二子皆不蒙録用王欽若少寒窘依幕府時章聖以壽王尹開封晚過其家見紙屏題詩一聯云龍帶晚烟歸洞府雁拖秋色過衡陽甚愛之曰此語落落有貴氣遂召見與語後擢致相位

留趙村

隨煬帝時術者言睢陽有王氣五百年當有天子興後帝遣麻叔謀開汴河至睢陽民獻三千金乞護此城叔謀自睢陽西穿濵南北回屈東行過留趙村連延而去後五百年宋藝祖以歸德節度使起爲天子與留趙之名相符矣

徐神翁詩

宋高宗在潛邸遇道人徐神翁甚禮敬之神翁臨別獻詩曰牡蠣灘頭一艇橫夕陽西去待潮生與君不負登臨約同上金鰲背上行當時不能解詩意後避金人之難將游於海次章安鎮停舟灘上以避晚潮問舟人曰此何灘曰牡蠣灘遙見雲木中有閣巋然問居人曰此何閣曰金鰲閣高宗登焉見壁間有神翁前詩在墨跡猶新、

赤脚大仙

宋真宗無子嘗於宮中祝天求嗣上帝以問諸真唯赤脚大仙一笑既而宮人李氏誕生仁宗既生哭不止真宗揭榜通衢有能止太子啼哭者厚賞之有道士至闕言能止兒啼真宗召入以手撫之曰莫叫莫叫何似當初莫笑哭遂止少時在宮中所着鞋襪悉去之禁中皆呼為赤脚仙人初

帝生時李后榻下生靈芝之四十二葉後享
國四十二年民安物阜天下稱治每於進
士聞喜宴必以詩賜之景祐元年所賜詩
末句云寒儒逢景運報國合如何山東李
庭臣嘗見覆管夸人有持錦臂繡鞲於市
者上織詩一聯云恩袍草色動仙籍桂香
浮乃景祐五年賜進士詩也庭臣以十金
易之作小屏几硯間云

元順帝

世傳元順帝爲宋少帝顯子明宗乞爲子文宗崩得立水東日記載詩云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召公尚公主時承賜宴明光宮酒酣伸手扒金柱化爲龍爪驚天容元君含笑語羣臣鳳雛寧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泣淚沾酥胸寺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

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賜帳閒笙鏞乞歸行宮養為嗣皇考崩時年甫童元君降詔移南海三年乃歸居九重憶昔宋祖受周禪仁義神有三代風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隆觀此則順帝為瀛國子無疑但此詩沈石田為虞集作而郎仁寶錢牧齋皆以為余應作未知孰是

日月並行

庚申君嘗召術士問國祚修短對云國家千秋萬歲不必深慮除是日月並行乃可憂耳至正戊申九月高皇兵克通州庚申君聞報率后妃太子夜半開建德門北去而元遂亡日月並行乃明字隱語也

宋元帝像

永樂間袁尚寶忠徹侍上看歷代帝皇像

看到宋祖上曰果然面方耳大英武之主至眞宗而下則曰諸像清癯如今時太醫樣一般（一作皆是秀才皇帝）看元世祖曰北人南相至元列帝像曰皆是吃綿羊肉郎主及順帝像則曰此又如太醫樣何也袁不能對乃備述於符臺外集後賜老歸田得覩史傳暨虞集第十六飛龍之詩始知容貌之相類果符文皇之言

續詩得官

西園雜記明高皇定鼎後時徵行以察民情一日登蔣寺樓值兩倚檻賦詩曰微微細雨灑斑竹陣陣輕風吹落花吟數次欲結之久未就一士在旁續之曰獨倚闌干閒眺望乾坤都屬帝王家高皇大喜問其履歷對曰某下第舉人也回宮即勅吏部官以要職以試官遺才悉奪聘禮而罪之

四輔聯詩

高皇遊西苑命四輔官杜斆龔斆趙民望李祐吳源侍宴和與聯句高皇首倡云踞盤龍虎奄豪英杜云五色卿雲炫日明吳云王氣瑩然垂景象龔云民風樂爾見昇平趙云山河百二金陵最李云宇宙千秋帝業成高皇復云暗憶六朝興替事杜云禎祥來盡又加禎此見西園雜記末句意

不相屬當用君臣交儆以保有王業接第七句便有虞廷君臣交相責勉氣象矣

詠雪

高阜未嘗讀書而操筆成章野史載雪詩云臘前三日曉無涯知是天公降六花九曲河深凝底凍張騫無處再乘槎其一統洪基兆此矣又嘗咏新雨云片雲風駕雨飛來頃刻凭看遍九垓檻外近聆新水響

逕空一碧見天開其維新之治即此可見

黃衣人

洪武三年中書右丞王溥奏稱督採材木於建昌蛇古巖見黃衣人歌曰龍盤虎踞勢岧嶤赤帝重興勝六朝八百年餘王氣復重華從此継唐堯其辭如鐘萬衆聳聽請宣付史舘以彰符瑞高皇以爲不足信視天書封禪者遠矣

醉學士歌

高皇覽川流之不息陋尹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親爲賦召羣臣各擬賦以進宋濂率同列舖敘成章詣東閣投獻高皇親覽評品高下已而賜坐勅大官進膳內臣行觴濂素寡飲高皇强之至三觴面如頳神氣退漂若行浮雲中高皇笑曰朕爲卿賦醉歌侍御捧黃綾案高皇揮灑如飛成楚

詞一章曰西風颯颯兮金張特會儒臣兮
擧觴目蒼柳兮裊娜闊澄江兮水洋洋爲
斯悦而再酌美清波兮永光玉海盈而馨
透泛瓊斝兮銀漿朱生微飲兮早醉忽周
旋兮步驟蹌蹌美秋景兮共樂但有益於
彼兮何傷洪武八年八月七日甲午午時
書復命濂自述一詩濂既醉勉綴五韻字
不成行列高皇命編修朱右重書以遺濂

曰卿藏之以示子孫見一時君臣契合共樂太平之盛濂拜謝高皇更勅侍臣應制賦醉學士歌者四人考功監丞華克勤給事中宋善方徵彭通聞而續賦者五人秦府長史林溫太子正字桂彥良翰林編修王璉張唯典籍孫蕡云

金陵殿基

高皇建都金陵命劉誠意相地築前湖為

正殿基業已植椿水中上嫌其逼少徙於後誠意見之默然上問之對曰如此亦好但後不免遷都之舉時金陵城告完高皇與誠意視之日城高若此誰能踰之誠意曰除非燕子能飛入耳其意蓋謂燕王也高皇又問誠意國祚短長誠意曰國祚悠久萬子萬孫方盡後泰昌萬曆子天啟崇禎弘光皆萬曆孫也果符其讖

勳臣譖語

海內既平高皇嚮意文士諸勳臣不平上語之曰世亂用武世治宜文非偏也勳臣進曰是固然但此輩善譏訕初不自覺且如張九四厚禮文儒及請其名則曰士誠上曰此名甚美答曰孟子云士誠小人也高皇由此覽天下所進表章而禍起矣

門貼福字

高皇嘗於上元夜微行時俗好為隱語相猜以為戲樂乃畫一婦赤脚懷西瓜衆譁然高皇就觀心已諭之日是謂淮西婦人好大脚也於是使人以福字私貼守分之門明日召軍士大戮其無福字者葢馬后淮西人故云至今除夕猶以福字貼門

象鼻巖

天台陶中立凱陪侍便殿高皇從容問居地

形勢凱以象鼻岩對且曰臣鄉人張竹屋題云曾入蒼舒萬斛舟至今鼻準醮濤流君王玉輅催行駕安得身間拌白鷗一日高皇御五鳳樓工部進吞船之枝羣臣侍觀皆以見吞對凱見獨不然高皇問之凱曰臣惟見繞船走耳高皇疑之凱後致仕自稱耐久道人高皇曰何自賤也尋坐罪賜死

好漢把門

孤樹裒談南京孝陵城西孫權墓在焉當築城時有司奏欲去之高皇曰孫權也是一好漢子且留他來把門遂得不毀○戒庵漫筆鳳陽皇陵初建時量度界限所司奏民家墳墓在旁者當外徙高皇曰此墳墓皆吾家舊鄰里不必外徙如在陵城者春秋祭掃聽民出入無禁

順帝荅詩

至正二十二年順帝一夕夢大豕決都城而覆因禁軍民畜豬比明兵至下林順帝召百官議戰守計忽有二狐自內殿出順帝歎息即開建德門北去駐應昌高皇馳書開示禍福順帝因荅詩云金陵使者渡江來漠漠風烟一道開王氣有時還自息皇恩何處不昭回信知海內皆王土亦喜

江南有俊才歸去誠心煩爲說春風先到鳳凰臺

千里草

高皇初作孝陵於鍾山之陽因山多鹿禁人捕獵設孝陵衛於山下置牧馬千戶所蓋取義鹿馬欲其蕃息耳所既置矣尚虛典守之職偶因微行至陵所歸途遇雨憩於民家問其姓名曰董茂堅意遂注曰千

里草馬鹿所宜即拜爲千戸以典斯牧子孫世掌所印門墻每壞官府爲之修葺

廣業堂

大學之制廣業堂最在後監生出入走班在六堂諸生之後遂有朝朝潮背日夜夜一頭霜之嘲後有解嘲者大書于壁曰勲業重開靖遠伯甲科累出狀元郎嘗聞聖祖遺言在有福兒郎到此堂相傳高皇至

廣業堂見學制宏麗數日有福兒郎應得居此後居此堂者多得魁選躋貴要

僧附舟

劉誠意基至京朝謁一僧求附舟時方作表有何未就多所沉思僧曰有何事在念基曰表中蹉跎歲月六十有三未有對僧隨荅曰何不言補報朝廷萬分無一劉驚起曰和尚非高峯乎笑語移日別去

家字從豕

高皇微行見一民婦飼猪上微笑內監誤以上悅此婦及入宮孝慈問駕所經內監述其事孝慈以金帛賜其夫取婦侍上上疑問之曰此婦似曾見之孝慈曰前日於街飼猪者妾以聖情所悅故令入侍上笑曰誤矣我見此婦飼猪因悟古人製字之意家字從宀從豕言無豕不成家也不

覺有契於心故笑非為此婦也厚賜遣歸

江東錢

高皇初起兵渡江倘爾捲折見江東神廟石國秦人有木可伐將伐之廟祝言神錢頗靈可問之高皇從其請得錢曰世間萬物皆有主非錢一毫君莫取總然豪傑自天生也須步步循規矩遂不伐明朝小史云高皇怒其不許乃取其詠本送開聖堂之至

今關帝江東籤比本籤訣更靈

豫題一詩

高皇欲文臣優禮武臣一日將宴百官豫題一詩命武臣習之至日羣臣應制作詩而武臣遂首倡云皇帝一十八年冬百官筵宴正陽宮大明日出照天下五湖四海春融融羣臣知上意皆謝不能

河北童謠

河北童謠云塔兒黑北人作主南人客塔兒紅朱衣人作主人公洪武戊申六月彰德路天寧寺塔忽變紅色自頂至踵表裏透徹如鍛鐵初出於爐有光三日乃止

命不如他

高皇至太學廚人進茶稱旨詔賜冠帶一老生遂吟曰十載寒窓下何如一盞茶上聞之謂曰他才不如你你命不如他

建文雲游

宣德王子建文雲游至公安府蕭寺佛堂之左壁一道者來與帝不接一語止堂之右復一道者來覲帝而至西偏見先來道者因拊掌曰爾在此遂共坐夜漏將三鼓但聞語聲不知所言何事言罷繼之以泣晨起俱去帝悔未詢其故見地上遺紙有郭良深中節字帝因作蕭寺黃冠夜泣詩

壬子春正十三日寺遇黃冠不相識結蒲烓杖坐西偏低頭不語意自閑云何一人復冠簪髮黃面皺多愁顏拊掌遽驚還歎息漏分但聞聲唧唧似懷萬斛愁難傾哀猨夜叫寒鴉泣余腸縈結詎堪育布衾濕透骨淚痕晨興往探詢其苦兩公蹤跡云無根空餘蟬斷字數箇依稀恍是云臣名我欲把毫恐胸臆尔來筆花寫不得

武廟凱歌

武宗嘗自易名爲壽命所司給御馬監太監天字一號牙牌與之正德戊寅二月巡邊還文武官具陣詞以迎其文曰恭惟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朱負出類之奇才抱超羣之絕藝以聖賢之德專將相之權時因小醜跳梁遂率大軍征討深思遠慮後殿前驅陣方布於疆場賊已落於陷穽上

以安乎社稷下以慰乎臣民操御之精湯武與之同烈戰攻之妙孫吳為之下風福及當年慶流後裔班師有待觀示無疆某等欲罄愚心同呈俚語詞曰曉來聽得平胡報工賈士農開口笑一鞭傾倒虎狼巢萬騎歸平荆楚道旌旗旋邊奏凱歌同光九廟將軍稱力重如山萬國千邦人倚靠右調寄玉樓春

宣德對句

永樂時端午節車駕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自皇孫諸王及四夷朝使以次擊射太孫年十二連發皆中七喜勞之曰今日華夷畢集朕出一對汝能對之萬方玉帛風雲會太孫對曰一統山河日月明上大喜賜予甚厚

文班十玉

景泰初九列皆加太子少保而塩山王翺泰和王直並爲吏書時有滿朝皆少保一部兩尚書之誚〇舊制文班玉帶不過五條六卿等腰玉者正德二年八月十四日加恩諸元老内閣則李少師東陽焦芳王鏊二少傅六部則冢宰許進司徒顧佐宗伯李傑司馬劉宇司寇屠勲司空李鐩屠滽以吏書起復兼左都御史皆賜玉帶文

班遂至十玉陸儼山云李集以吏書右內閣許掌部事屠兼左都可謂六卿皆玉帶吏部四尙書矣

黃老白丁

舊制翰林院學士惟一人多或三五人弘治王成劉文靖健欲示德因修會典成一時陞學士者十八人又禮部尙書一時有六人謝遷以禮書居內閣張昇爲禮書掌部

事元守直以禮書掌通政事賈斌以禮書掌鴻臚事崔志端以禮書掌太常事并南京禮書王宗彝六人崔起神樂觀道士京師語曰禮部六尚書一員黃老志端此語出自翰林乃對曰翰林十學士五箇白丁孫倪進賢等五人成化戊戌嶲安以私意選爲庶吉士任翰林未嘗讀書館課詩文一出人手以故人共嗤之

兄弟友愛

唐隴西馮用和二子長友仁次友義讀書明理友義繼室陳氏出也兄弟睦若同母所生陳氏分愛偏厚肆長舌一日謂用和曰二子不知稼穡可會治生用和召二子諭曰仁貿易天涯義董治家事仁卜日啟行乃吟一絕別弟云十里河橋蔓草青片帆將息短長亭不禁又作天涯客愁覩郊

原有鶺鴒義亦吟云手足分攜腸斷時開山千里共相思此行願促歸鞭早莫待枝頭叫子規仁經商數月歸見弟甚歡自是連年營獲悉歸父篋母欲分爨仁泣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何忍析居陳氏厲聲曰汝私藏不分必欲困之其弟也義泣諫不從仁知不可奪乃罄身逃去題詩壁上云呼號三諫信言難義利分明一念間莫謂

求名沽世譽清風千古首陽山義見詩嗚
咽偏訪無踪數日仁又寄一律云義心既
重利心輕分異何爭手足情糗飯自節虞
舜樂採薇獨守伯夷清析居不忍從親令
退遜甘嘗豶世名賢弟晨昏勤定省莫因
流落念而兄義愈感傷踵韻和云勢利鴻
毛眼底輕興君忍背雁行情薛包讓德千
年烈太伯存仁萬古清兼禮亂倫趨薄俗

分門割戶總浮名戀戀早發歸家念亟奏塤箎樂舊兄義思之至忘寢食徙步尋覓得於華山白雲庵見兄泣拜百計勸歸仁日父母恩同天地吾負罪在逃本非矯世亦望親心感悟耳始歸用和知二子義讓深咎陳氏陳氏日友仁恐發私藏盡檢點之用和搜其篋笥皆書卷無他物也用和悔悟陳氏亦感化焉

東坡文字

鏡古錄宣和間申禁東坡文字甚嚴有士
人竊攜東坡文集出城爲閽者所獲執送
有司見集後有一詩云文星落處天地泣
此老已亡吾道窮才力謾超生仲達功名
猶忌死姚崇人間便覺無清氣海內何曾
識古風平日萬篇誰愛惜六丁收拾上瑤
宮京尹義其人且畏累已乃陰縱之

王陽明幼頴

王陽明守仁字伯安年十一時過金山寺海日與客酒酣賦詩未成陽明從旁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樓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客大驚異復使賦蔽月山房詩隨應曰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濶益奇

陽明遇仙

王伯安初授刑部主事博學有文好談神仙後改兵部正德丁卯抗疏攻言官戴銑等忤瑾拜杖謫貴州龍場驛丞行至錢塘憩勝果寺夢使者持書二緘啓之一書滄浪之水清兮二句并伍員名一書水上覆一舟題屈平字覺而未踰越三日有二軍校至言有旨賜汝死伯安告校曰少緩須

吏留詩於世乃以紙展几上題二律云學
道無成歲月虛天乎致此意何如身曾許
國慚無補死不忘親恨有餘自信孤忠懸
日月豈論(知一作)遺骨葬江魚百年臣子悲
何極夜聽濤聲泣子胥　敢將世道一身
擔顯被生刑萬死甘淌腹文章方有用百
年臣子獨無慚涓流歸海今真見片雪填
溝舊亦談昔代衣冠誰上品狀元門第好

奇男吏有告終詞一篇不錄一棱縛至江邊投于水伯安初入水即得蘆舟負之不溺凡七晝夜所見皆如夢中舟偶及岸見一老人率四卒來云汝何哉此解縛登岸伯安拜謝且問老人此是何處老人曰福建界也伯安欲老人送至福建老人曰此去福建尚遠當送君往廣信乃命四卒舁之共往不半日已至廣信玄沂一僧寺備

開其行延欵甚恭伯安囑僕先飯四卒且
請老人來備覺之皆不見詢之知自岸至
此傾刻巳千里始信為神祐也食罷僧送
郡邑皆館轂之遂赴龍場謫所歷廬陵知
縣仕至贛州巡撫以討宸濠功封新建伯
○西樵野記云伯安題詩畢即赴水俄二
童子維夜以行須臾至一洞口捲珊瑚簾
有二叟對奕騶從女樂及明珠白璧皆平

生所未覩與叟對奕聯句浹旬而別入武夷山遇一道者自稱樽識遨至中和堂主人遂盤桓數日主人乃仙翁也臨行作詩送之云十五年前物識荆此來消息最先聞君將性命擲毫髮誰把綱常重一分褒海已知誇令德皇天終不喪斯文武夷山下經行處好把清尊對夕曛

女鬼歌詞

吳中舊事雍熙寺中月夜常有婦人往來廊廡間歌浣溪紗詞且哭且歎聞者就之輒不見好事者錄其詞云滿目江山憶舊遊汀花汀草弄春柔長亭艤住木蘭舟好夢易隨流水去芳心空逐曉雲愁行人莫上望京樓上子蘇齊巖卿見之驚曰此余亡妻所作人無知者君何從得之答告之齊巖卿悲歎曰此寺葢其旅櫬所在也

六尺五尺

焦氏筆乘周禮鄉大夫之職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至六十有五皆征之韓詩外傳國中二十行役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皆五年則論語托六尺之孤十五也孟子五尺之童乃十歲○春風堂隨筆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古以二歲半爲一尺五尺是十二歲以上十五

歲則稱六尺與焦說小異若晏嬰身不滿三尺是以律起尺矣周尺準今八寸二尺四五寸豈成形體當是極言其短耳曹交九尺四寸以長準今七尺五寸餘

長年三老

賓退錄陸放翁入蜀記載其父入沱見舟人焚香祈神云告紅頭須小使頭長年三老莫令錯呼錯與問何謂長年三老云梢

工是也長上聲按少陵詩長年三老歌聲
裏及長年三老遲憐汝則是唐已言之矣
○按蔡夢弼云峽中以舟師爲長年梢工
爲三老鼠璞云海壖以篙師爲長年今古
詩話川陜以篙手爲三老輟耕錄海船中
以司柁者曰大翁揔推一船之最尊者言
之耳今吳中謂之駕長

三姑六婆

輟耕錄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虔婆藥婆穩婆也按卦姑今看水碗覓鳥龜筭命之類師婆今師娘即女巫也藥婆今捉牙虫賣安胎墮胎藥之類但虔婆未知何所指魏仲雪釋西廂亦不載後見沈留侯年伯稱號篇方言謂賊爲虔虔婆猶言賊婆也人家有此必爲奸盜之招故比之三刑六害不許入門

吟詩被遣

洪武間臨安錢宰被徵至京纂修尚書會選孟子節文暇日微吟曰四鼓鼕鼕起着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志睡到人間飯熟時察者以聞明日文華殿燕畢帝進諸儒諭曰昨日好詩然曷嘗嫌汝何不用憂字宰等驚悚謝罪未幾皆遣還

寫桂花

瞿宗吉少不為父所知鄉人章彥復白福建檢校回瞿翁設鷄酒待之宗吉年十四自學舍歸彥復指鷄為題宗吉應聲云處宗窓下對談高五德聲名五彩毛自是范張情義重割烹何必用牛刀彥復稱賞手寫桂花一枝題詩其上瞿君有子早能詩風采英英蘭玉姿天上麒麟元有種定應高折廣寒枝贈之瞿翁遂構傳桂堂

東道主

世稱主人爲東道者蓋本鄭人謂秦盍舍鄭以爲東道主以鄭在秦之東也又王僧辨討侯景晉州刺史魯廣達出境迎接資奉軍儲僧辨謂沈炯曰魯晉州亦是王師東道主人又漢光武時常山太守鄧晨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爲我北道主人他日又指耿弇曰

是我北道主人也又彭寵反朱浮對光武曰大王倚彭寵爲北道主人今既不然北史魏孝武謂成陽王曰昨得汝主簿爲南道主人唐鄭餘慶爲嶺南節度與羅讓善鄭還朝薦讓讓至謁鄭鄭指讓語座客曰此吾南道主人史傳之間獨未聞西道主人之說耳今人但知有東道主而鮮知有北道南道主者

酒保

鶡冠子曰伊尹酒保立爲世師酒保之名始見於此亦猶韓非曰伊尹爲庖宰也

客作客支

吾鄉罵奴曰客作曰客豬初不省其義讀西京雜記康衡勤學邑有大姓家富書籍衡乃與客作得書徧讀之又魏畧焦光饑則爲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其直乃知俗

語所自客豬無所出偶見山東州縣冊籍土著人丁之外另有客支一項謂客居附籍者舛誤而爲客豬也

臭

余氏辨林吳俗諱奴爲臭臭解者曰粃門面耳或曰彖臭能觸人豬臭會掘地義取生事云皆臆說也按契丹㬎漢皃作十里臭猶言奴僕也目奴爲臭臭當起於此

丫頭

留青日札今呼侍婢曰丫頭言頭上方梳雙髻未成人之時卽漢所謂偏髻芓也劉賓客詩花面丫頭十三四春來綽約向人時爲白香山小樊而作花面者未開臉也

女客

桐薪吳俗稱婦人爲女客蓊有自來宋玉高唐賦昔者先王游高唐怠而晝寢夢一

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

乖角

俗稱聰慧小兒曰乖角菽園雜記世稱警悟有局幹人曰乖角于兵部奏內常用之然未見所出宋朱或可談載都下市井謂不循理者爲乖角七修類藁乖角不曉事意引韓退之親朋頓乖角爲証古與今意正相反未識何故

滯貨

閒耕餘錄俗謂不合時宜者曰滯貨出世說註謝安鄉人有罷中宿縣者安問其歸資曰嶺南凋弊惟有五萬蒲葵扇又以非時爲滯貨安乃取其中者捉之於是士庶競慕價增數倍俗作遲貨

夫兄

容齋三筆婦人呼夫之兄爲伯於書無所

載予頃奉使金國時辟景孫弟輔行弟婦
在家許齋賺及還家賚顧予爲作青詞云
頃因兄伯出使夫壻從行雖借用陳平傳
兄伯之語而自不以爲然偶憶爾雅釋親
篇曰婦稱夫之兄爲兄公夫之弟爲叔於
是攷兄伯字爲兄公玉篇妐字音中注云
夫之兄也然於訓義不若前語按五代史
補李濤弟澣娶婦竇氏出叅濤答拜澣曰

新婦叅阿伯豈有各禮則是居末已有此稱容齋謂書無所載豈以稗官小說爲不足徵信耶○妐字攗採異聞錄作公字

布代

潛居錄馮布少時絕有才幹贅於孫氏其外父有煩瑣事輒曰畀布代之至今吳中謂贅壻爲布代又猗覺寮世稱贅壻爲布袋謂如身入布袋氣不得出也或云人家

有女無子恐世代自此而絕不肯出嫁招壻以補其世代○俗又呼補代爲野猫謂蚵妻而去也疑作野冑即補代之意

檀郎

顧茂倫有孝曰詩詞中多用檀郎字不知所謂解者曰檀脩其香也後閱貫謙益李長吉詩註云潘安小字檀奴故婦人呼所歡爲檀郎然未知何據

鄉里夫妻

俗語云鄉里夫妻步步相隨言鄉不離里如夫不離妻也西溪叢話云古人稱妻曰鄉里沈休文山陰柳家女詩云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鄉里謂妻也南史張彪傳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

弄參軍

復齋漫錄薛能贈吳姬詩樓臺重疊滿天

雲殷殷鳴鼉世上聞此日楊花初飛一作微
雪女兒絃管弄參軍又本朝張景景德三
年以交通曹人趙諫升爲房州叅軍景爲
屋壁記畧曰近制州縣參軍無員數無職
守悉以贓官敗事違戾政教者爲之凡朔
望饗宴使與焉若人見之必指曰叅軍也
嘗爲其罪矣至於倡優爲戲亦假爲之以
資玩笑况眞爲者乎宜爲人之輕視而狎

儛也按段安節樂府雜錄戲弄參軍始自後漢館陶令石耽有贓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樂令衣白夾衫命優伶戲弄辱之經年乃放後爲參軍掾唐開元中有李仙鶴善此戲明年特授韶州司正參軍又五代王建時王宗侃謫維州司戶參軍曰要我頭時斷去誰能作此措大官俳優弄參軍○戲弄唐肅宗讌于宮中女優弄假戲

有綠衣秉簡為恭軍者天寶末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入掖庭因隸樂工令為恭軍之戲公達諫以為不可遂罷戲而免阿布思之妻因話錄所載甚詳辥能詩可証女優粧束矣輟耕錄亦以恭軍為後世副淨云開元中黃幡綽張野狐弄恭軍然則戲中孤酸皆可名恭軍也豈必副淨為之哉

優伶子弟

角戲有生旦淨丑之名者樂記註謂俳優雜戲如獼猴之狀乃知生狌也狚狙也旦狚也猵狚也莊子猨猵狚以爲雌淨猙也廣韻似豹一角五尾丑狃也廣韻犬性驕謂俳優如四獸所謂獿雜子女也末猶末厥之末外猶員外之外○胡氏筆叢凡傳奇以戲爲稱無往而非戲也故其事欲悠

謬而無根其名欲顛倒而無實故曲欲就而命以生也婦宜夜而命以旦也開場始事而命以末也塗污不潔而命以淨也凡此咸以顛倒其名也中郎之耳順而婿卓也相國之絕交而娶崔也荊釵之詭而夫也乔襲之幻而窮也凡此咸以悠謬其事也由勝國而迄國初一轍近為傳奇者若良史焉古意微矣

惡客

留青日札黄山谷以不飲酒者爲惡客故云破卵扶頭把一杯燈前風味喚仍回高陽社裏如相訪不用閒携惡客來元次山亦云將船何處去送客小回南有時逢惡客還家亦小醋淼以敗人清興故也○羣碎錄元結以不飲者爲惡客後以痛飲者爲惡客

骨董

留青日札雜玩寶貨肆曰骨董鋪仇池筆記陸道士詩投醪骨董羹鍋內掘窖盤游飯盌中盖羅浮頴老取飲食雜烹之名骨董羹晦庵語類作汨董今稱古董○又稱人之出身好者曰骨董唐天寶初玄宗游華淸宮有劉朝霞者獻駕幸甘泉賦有骨懂雖短伎藝能長則又當為骨懂矣

僂儸

樓羅，幹事之稱。蘓鶚演義曰：人能樓欖羅縷謂之樓羅，樓字從手作樓。爾雅云：樓，聚也。義通。但酉陽雜俎：天寶中進士有東西棚，各有聲勢，稍偽者多會于酒樓食畢羅，故有樓羅之號。然梁元帝風入松辭云：城頭網雀樓羅人著。一云：城頭網張雀樓羅會人着。及南史顧歡傳：蹲夷之儀，樓羅之

辨則知樓羅之言非始於唐又說苑載朱貞白詩有太樓羅並用樓羅字惟五代史漢劉銖惡史弘肇楊邠於是李業諸二人於帝而殺之銖喜謂業曰君可謂僂儸兒矣鶴林玉露僂羅俗言猾也歐公五代史間書俗語甚奇〇湘烟錄劉鋹在國春深令宮人鬭花凌晨開後苑各任採擇少頃勅還宮鎖花門膳訖普集角勝負于殿中

宦士把關宮人出入皆搜懷袖置楼羅曆以驗姓名法制甚嚴時號花禁負者獻要金要銀買燕

好漢漢子

詢蒭錄漢武帝征伐匈奴二十餘年馬畜孕重墮殞罷極聞漢兵莫不畏者稱為漢兒又曰好漢〇老學庵筆記今謂賤丈夫曰漢子蓋始於五胡亂華時北齊魏愷自

散騎常侍還青州長史固辭文宣帝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此其証也

藞苴

今人謂人作事不中道理者曰藞苴藞郎假切苴音鮓黃山谷集藞苴泥不熟也中州人謂蜀人不循軌轍者曰川藞苴者韻書無藞苴有藞䃎藞盧下切讀作喇䃎除瓦切音鮓